

古街还未完全修复，街筒子里游人已成团成簇。其实再现古街原貌，还原Q州明末清初的市井风情，只是一个响亮的口号，街两边的布庄、茶庄、糕点铺、工艺品商铺，和在别处见到的大同小异，并无什么特色。

街上还真有一道风景颇可玩味：隔不多远就有一座或立或蹲的铜像。铜像塑的都不是什么大人物，而全属引车卖浆者流——剃头匠、磨刀人、卖糖葫芦串的老头儿、跟着爷爷卖唱的小女孩……这类塑像容易出特点、个性，活起来，它们无不生动而传神。面部那烟熏火燎的污痕，不仅与生活中这些人物的身份极为吻合，还透着苍苍岁月的颜色，增添了艺术感染力。大家被铜像吸引，一个个跑过去照相——A女士在压得驼了背的轿夫铜像前摆姿势，B女士在一脸愁容的乞讨农妇的铜像旁哭成了花，C男也上前摇摇担串乡汉子手里的拨浪鼓……

这，也许正是古街开发设计者想要的效果。在这里，铜像不过是古街的点缀，是“戏里”的道具。游客倒是玩得很开心，可如果熟悉他们，如我者，却觉得别扭。

小时候，记得过了腊月，尤其是到年根儿，胡同里就有了“爆米花”的叫卖声。央求母亲许可挖半瓢子棒子粒儿追出来，那戴着一顶扇着“翅膀”的棉帽子、穿着辨不清布料到底是什么颜色的破棉袄、走路一瘸一拐的汉子就收住脚，在土墙下安好爆花机。腿脚有毛病，手却特利索，转眼间生着火，左手呼嗒呼嗒拉风箱，右手咕噜咕噜转那炸弹模样的黑家伙——它吞到肚子里半瓢棒子粒儿。火苗一蹿一蹿，黑家伙转一圈又一圈儿。在我和姐姐一遍遍催促下，汉子把鱼鳞片套在黑家伙头上，那只脚蹦蹦跳跳悠悠找到“机关”，踩下去，“嘭”一声，伴随爆好的米花出炉，空气里飘着一股很好闻的粮食的香味，他也得胜般地咧开嘴笑了，齙着很长的牙齿。是这响声传遍了小村，还是好闻的粮食的香味弥漫开来，孩子们从四面聚到这里，有的带着棒子粒儿，有的空着手来蹭热闹，哄抢几粒进出口袋的米花儿。这是那个年代馈赠我们的糖果。

夏天就不见爆米花摊儿的影子了，常来村里转悠的是一个扛着一条长凳的磨刀人。可是不像革命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里磨刀人那样身材高大、挺拔，这是一个佝偻着腰的瘦瘦的老头儿；他不够机警，动作笨拙、迟缓。把凳子放在街心大槐树下，他看看天，倒背着手，邋来邋去，哼着《红灯记》的唱词：“为访亲人我四下瞧。红灯高挂迎头照，我吆喝一声‘磨剪子来战菜刀！’”这后一句是真喊的。然后扳回，解下和凳子腿绑在一起的磨石。不一会儿，收工早的女人回村了，有人拿来用钝了的菜刀。他撸撸衣袖，两只手掌“沙沙”地搓一搓，摘下挂在另一条凳子腿上的铁钉，从瓶盖的眼儿里往磨石上淋一点水。磨石一头顶住凳子面上的铁钉，另一头被左脚蹬紧的绳子勒住，手扶着刀头，放平两臂用力推，“囉囉——”看这架势，你才知道这个老头儿的臂力还是蛮大的，臂膀上还有壮年人的肌肉块，只八九下，磨石上就出了“油”，黑黑的，稠稠的。用水冲掉黑油，再磨。这样重复几次，他便眯起眼“瞄”刀刃，用大拇指试一试，又放回磨石。最后，他从头上削下一缕头发，把这把刀就完成了。

这天下午，小区大门一侧坐着一位老者，从他锈色的衣襟、夹烟的锈色的手指，我就知道他是个磨刀人。像是去我们村转悠的那一个，又好像不是。我在城市定居已经30多年，30多年没遇到他们了，忍不住上前搭讪。真是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，老者很快就把话题引到刀上，夸耀他与刀打了大半辈子交道，把刀吃透了，刀的样子和人有相似之处：好磨的刀使不住，不好磨的刀能使住；不好看的刀好使，好看的刀不好使。说话间，有顾客来，拎的正是一把不锈钢刀。磨刀人掂一掂，撇撇嘴：“看这刀，刀背刀口一样厚，哪有刃啊？”接下来，他捻灭烟头，运气劲儿，再说话，全力来对付这把刀——有点如临大敌的样子——先是猛摇砂轮斜着打刀口，火花、铁末四溅；又用戥子戥，铁屑纷纷脱落。那吃铁的戥子真够厉害的，可这也需要力气，这道工序下来，额头就冒出了汗珠子，他抽下搭在凳子上的锈色的毛巾一抹，转入了“正题”：在磨石上磨。最后以发试刀，无声地削下一络头发——这个环节千篇一律，好像这是磨刀人的微记。

“明天我再来。”磨刀人起身——没站稳，险些摔倒——扑打着身上的粉尘说。实在太晚了，城里人饭后“溜弯”都回来了，虽说路灯永远陪伴着，可不巧家里有事急事要办。不得不把还没磨的刀“寄存”在门卫室，长长地叹口气——心存不甘，他哪会儿丢过到了嘴边的食？可是第二天他没有来——昨晚城郊出了一场车祸，听说是一个磨刀人被汽车撞死了。

多数人就像对待一个街头新闻，传过就算了，我却好几天老想这件事，想磨刀人的模样，那些到乡间爆米花、熬小鸡、打铁、铜缸的都挤到眼前，他们都沾着一身夜色——贪图多做一点活，多串一条街，天不黑不住家赶。近年开车我深有感触，有一次，纷乱刺眼的强光中，前面飘飘忽忽似有一物，车过后我吓得心怦怦直跳——那是很大一捆柴，柴捆下压着一个很“小”的人！而时时扯疼心肝的是，我哥哥就是一个早出晚归的串乡人——为了帮城里的儿子买套楼房，60多岁的他天天顶风冒雨、走街串巷去卖暖瓶。甲壳虫一样的“小三轮”，装满货晃悠悠，一条干硬的深车辙就能将它“绊”倒。然而我那哥哥却逞能，好“钻”南山里没人的村庄。可想而知在那疙疙瘩瘩的羊肠山道上，哥哥是怎样抖抖瑟瑟地前行。十有八九是满天星了才回到家来！

很难想象，“驻扎”在大华超市门台角落里的这个磨刀人，是两年前在小区门口磨刀，回家路上死于车祸的那位老人的儿子——这种苦差事竟也子承父业，代代相传。和他父亲不同的是，这是个少言寡语的厚道人，他就那一句话：“总得活，别的不会，就会这手艺。”但他大大拓展了父辈的业务范围：磨石旁边摆着两把待磨的菜刀，一把掉了“眼圈儿”的剪刀；补鞋机旁是一双待修的皮鞋，一擦胶垫；斗子车把上挂一木牌，黄漆写着“修拉锁”三字；车架上搁着一台电子配匙仪，盒子里有一串匙坯；工具箱里锤子、钳子、扳手、木锉、螺丝刀、“哥俩好”强力胶……应有尽有，这些都证明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“杂家”。可是，他备下的那四五只马扎却常常空着，倒是一个在自家闷得慌的退休工人是他的根友，见缝插针，来和他排兵布阵“杀一盘”。

不管怎样，他一天都不落地来这里“上班”——新区开发，占据了他们的村子，大华超市的地盘正是他家的责任田。没地种的他便“赖”在这里摆摊，城管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——他以这种方式成为“市民”。他做活很实在，一只鞋“捧”在手里，琢磨从哪里下手，反过来过去瞅；换拉链，尼龙线得跑两遭。当然收费也不含糊，分厘不让，用他一枚小钉子也要你俩“钢蹦儿”。可能与此有关，他在这里“混”得不好，来来往往的人都面熟，可没有谁跟他打个招呼，好像他是一块石头。真正叫他忍受不了的是，碰上不走运，半天不来一个顾客，他手闲得发痒，摸这不是摸那不是，呆呆地坐着，一个上午白白浪费，他骂自己：“今天没挣出饭钱，你就扎住嘴巴吧！”

吃过晚饭，我出去散步，又来到他对面的马路上。职业养成的习惯，每路过大华超市我总要“观察”他一番。我隔着马路注视着——我为什么不走近他，而要一直保持这距离？——我看见华灯初上的时候，他为年轻人修好自行车，开始收拾工具，一样样地装在斗子车上，又打扫场地，把散落的废料碎屑捡进垃圾箱。这个健壮汉子也就40岁出头，背却挺不直，站起来也留着劳作时的弧度。再没有什么可收拾，他才恋恋不舍地推起车子往家走，脚步显得有些沉，像是扛着太多太重的愁。他蹒跚而行，背影慢慢变小，最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……

发面，和爸盘算着明天给我们包什么馅的包子。那套衣服在我衣橱里挂了很多年，整洁如新，它在时时提醒我，衣橱里除灰以外不能增添其他色彩，我用这样的方式惩罚自己。自责，像个解不开的魔咒，影子一样追随着我。

处理完所有的善后事宜，我似乎被掏空的只剩一副皮囊，日渐干瘦。

四

八月十五如期而至，爸妈对这个日子倾注了超常的热情，打扫房间，晾晒被褥，把各种馅的月饼、水果搬回家。他们竭力要把这个团圆节装饰得更圆满。每天回家，陪爸妈晒着太阳，看菊花舒枝展叶，回想着往昔艰难却美好的日子。我们相约好似的，刻意回避着，好像这个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，也没有经历过伤痛，虽然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彼此已憔悴得脱了身形。

有一天刚进家门，爸欣喜地拿出张纸给我看，上面是四句诗，其中两句是：

梧桐月遮半影，梅香润夜无声。

爸说，这是他80年代初偶遇一道士给占卜的，梧桐是指儿子，梅香指女儿，半影，就是两个儿子要失去一个。这原是命理注定的事。

爸和妈妈看着我，我看着那张纸。我相信那是宿命的事，我宁愿相信，信了，就放过了自己，回头再看历经的，就不是伤，是路，是轨迹，我们不过是顺了轨迹走进了宿命的局。我心释然了，我第一次发现占卜是件如此可爱的事情，虽然明知那是伪科学带有欺骗性，但我愿意被欺骗。我决定放开自己，我要亲手解开捆绑在身浸满泪的绳索。那天，我们笑得无比开心，轻松地憧憬着未来。

五

噩梦，一个明知道是梦却无法叫醒自己的噩梦。空洞的眼神望着夜，两眼潮乎乎的，枕巾湿了一半。忘了关窗，有月，透过窗棂漫进来，照在墙上，风吹沙帘褶皱印在墙上，像树枝，影影绰绰在动。生命奥妙无穷，我尚未窥到门径已感到恐惧，云飘过月亮，树叶随风飞舞，对面楼上未知名的窗户流淌的昏黄灯光融入月色，给人安慰，我仿佛听到灵魂在肉体无法企及的高度放声歌唱。

那是四句诗，我忽然想了解其他两句谚语的寓意，无论悲喜。

我回家了，爸妈不在。蹬椅子翻找爸爸放置占卜的柜子。有两张纸，内容一样，一张是我见过的，一张是完整的A4打印纸，在它的边缘，是一行打印机默认字符，其中写着：2005-9-29。

您现在应该担心的是我欺负别人。我裹紧了衣服，笑着说。

他呵的笑出了声，看看我，说，夜凉，回吧，我困了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我再次走出院门。月光下，一个孤单悲伤的身影，望着长明灯点亮的地方。我躲在院门口阴影里，陪他。

三

昏睡一天一夜。两只被泪泡肿的眼凄惶得像找不到巢的鸟。在恍如隔世的虚惘里我惊讶地发现，眼前一切如常，阳光依旧炙热，夜风依旧清凉，鸟啼、花香、人声喧闹，世界依然上演着奢华的舞台剧，就连自行车链子盒，也依然发出“咔咔”声，不轻不重，好像那就是个梦，如今梦醒了，只是我的眼睛，好像蒙上了一层毛玻璃，一切变得

2005年的占卜

□于琇荣

“老了，老了”，试图为那个突然戛然而止的生命寻找一个心理接受的理由。他不停讲述着哥的孝和善，我暗自诧异，没想到在他心里哥这样好，平日里，他无比严苛，给予哥的质疑远大于认可。我影子一样跟在他身边，紧握着他的手，感受着他浑身抑制不住的战栗。他也乖乖地任我握着，我们都明白，手一旦放开，他将会颤抖得话不成句。

夜深了，村庄在一片鼾声里沉睡，月亮已经偏了西。我和爸坐在院子里，看几条狗意犹未尽地寻找着最后的残羹。

去睡吧，我说，明天还有好些事呢。

嗯，爸答应着起身去后院，刚走两步，一个踉跄，他忙扶住墙。呵，他回头看我笑了一声。夜黑，他没看到，我也笑了笑，使了劲，还是没笑出声来。

头疼，被钝锯条割一样疼。我享受这种

疼，让我忘了自己心更疼。

半小时后，我走出院门。月光下，一个孤单悲伤的身影站在路边，远远地望着长明灯点燃的地方。是爸。

我走过去。月辉清亮，旷野空寂，村舍、树木，就像一幅用黑灰线条勾勒出来的水墨画。

明天天气不错。爸说。

是啊，哥心好，不难为人。我说。

来的人不少，好几十里路呢，来送他回家。爸说。

是哩，车都排到村外的田里。我说。

沉默。板挺厚，松木，不易得啊。他使劲撑开右手掌，比画着。

是，现赶制的，要的最最好的。我说完，伸出舌头，舔进鼻涕和泪。夜黑，不擦，不吸鼻涕，他感觉不到我在哭。

那年，就是在那个河堤上，看见你爷爷正要起灵，赶着就跑过来了。他指了指村西夜色中的河堤坝。

这事我听妈说过，哪里是跑过来的，是从堤坝上摔倒滚下来的。

后来着急回迁，一是因为你奶奶，也因为你姐，年龄大了，怕她嫁在那儿，一家人要在一起啊。他继续说。

我眼一热，说，您还记得我为从长春回迁和您吵架的事呢？

记得，别看当时生气，心里挺高兴，你性子绵，一直担心你长大受欺负。爸说。

岳父走了

□许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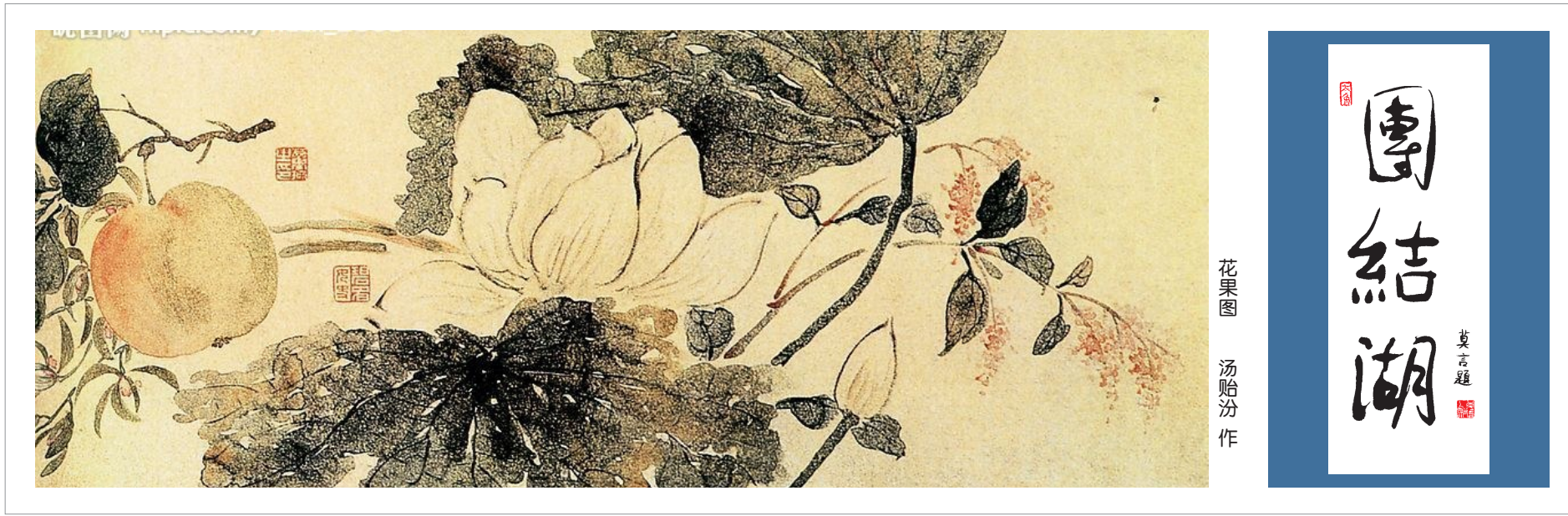
他聊几句。

岳父仿佛没有死，不只我这么觉得，妻子这么觉得，就连一些乡邻也这么觉得。这次来给他上3周年大坟，碰见一位卖瓜的老农，捧着两个大西瓜直敲他家的门。我告诉他，老人已经走了。他有些疑惑：不可能吧？我才三年没有来卖瓜，他就死了？！以前，我来这个村卖瓜的时候，每到他家门口，他都给我准备碗凉白开水，我喝了他十几年的凉开水。我带着他来到岳父的坟前，他把手中的西瓜啪地一摔，跪在地上呜呜咽咽地哭起来。

岳父确实是个好人，他生前开过自行车修理铺，三街五村都知道，用他的打气筒不花钱。他做过白铁电焊生意，一年四季燃着个煤球炉，熟识的不熟识的人都喜欢在他的门口歇歇脚，喝口免费的水。我岳父说，人气就是财气，风水就是从善。

岳父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名字，却对书法出奇地爱好，乡邻的文人雅士写了字，他统统收藏，装裱后挂在中堂。一个字不识的岳父是乡间名人，方圆几十公里的白铁活没有比他更好的，再难的白铁活一到他手里就像变戏法似的，既美观又结实。别人一个白铁瓢3元一个，他卖两元一个，别人保修一个月，他保修一年。他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逢年过节他家的鞭炮最响，他家的天灯最亮，他的朋友最多，收空酒瓶的，一周到他家两趟。

他活着时候，我喊他叔，是我老家陈集乡的风俗，对于岳父，比自己父亲大的喊大爷，比自己父亲小的喊叔。我给大哥说，他死了，我还喊他叔，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一直没有死，在生活中我时常看到他的影子，也常在梦中与



花果图

汤贻汾作